

盛夏的天气说变就变,一抹乌云正悄无声息地从远方滚压过来,当空烈日泛起了惨淡的白光,风在耳边轻轻地刮过,鸟儿在炙热的风中仓皇地扑腾。看来,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我腋下夹着一本书,在乡间机耕道上急促地前行着,企望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能找到一块可以避雨的地方。

没过多久,大片大片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向我奔涌而来。须臾间,太阳没进了云端,视野所及,灰暗如夜。道道闪电从乌云间划过,隆隆雷声在云层里炸开。一阵阵狂风吹面,尘埃和树叶漫天飞舞,地上的热气灌进了我的裤管。

远近的人们都在奔跑着,很快便隐入了附近的院落。仰首望天,黑云压顶;举目四顾,天地间除我以外,仿佛已再无入迹。

完了!我心里暗暗叫苦。置身这人地两疏的尴尬境地,我已无处闪避,势将躲不掉这场暴雨的摧残。

我心有不甘,不假思索地冲进路边的竹林,正自彷徨无计,突然听见一声呼喊:“快进来避雨吧。”

我循声望去,原来林子近旁正好有一户人家,声音便是从这户人家半开半掩的院门里传出来的。

是在叫我吗?我东张西望,林间并无他人,再往木板门里一瞅,只见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院坝中央,正热切地注视着我。“快进来吧。”回目相对之际,那人急忙向我招手。我还犹疑着,雨点已拍击到我的额上。无暇多想,我赶紧推门而入,刚刚穿过院坝走到屋檐下,巨大的雨滴便已密密麻麻地砸落下来,雨点瞬间连成了线,线又迅捷织成了透亮的雨帘。雨帘一泻到地,很快就院坝里汇成了咕咕水流。

“啧啧,好险!”那人咂了咂舌,递过一根矮凳让我坐下说道:“你这娃娃,咋不晓得找个地方避雨呢?”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拘谨地冲他笑了笑。看样子这人大概四五十岁,瘦高个,穿一件皱皱巴巴的灰白汗衫,头发有些花白,脸颊瘦削柔和,目光平淡亲切。

跟普通的农家小户一样,这家人的住宅也是麦草盖顶的土坯房子,土墙未经粉刷,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裸露在并不光洁的暗黄墙壁上,几只野蜂在土墙上的蜂眼口徘徊起舞。阶沿和院坝也是泥土夯就,雨水一冲,裹挟着麦秸和腐叶的浊流便汹涌地冲向门外。雨帘卷到阶沿上,来不及浸入泥土,迅捷淤成一个脸盆大的水洼。

“你家在哪儿呀?”大概是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那人问我。

昨州河市来了共享单车。三千辆,拜客公司投放的。一时间,口口相传,新闻传播,微信公众号疯转。这成了州河城一件公众大事件。还不待我反应过来,儿子放学回家做一声吼起,我今天骑共享单车回来的。噫?你的车呢?我有些诧异。我是给儿子配了单车的,那可是几百元的名车呢。我的车放在学校的。他不自得地说:你有车骑那做啥?你OUT了吧,老爸,这是时髦。一时之间,州河城共享单车上路,成了一道风景。骑车的人无不洋洋自得,好像是坐了豪车要显个摆样。上班的,上学的都一个样,没骑上的人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一路过去,指指点点。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天街面就传出,有人乱放共享单车,有人破坏了扫码,有人把车垫取走了,有人把单车放到自家里去了……负面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大家听了就很气愤,这州河人是啥素质?

儿子上高一了,一个高中生的素质如何呢?我在指责别人时,也想到了他。晚上回家,我问儿子,你今天晚上骑的啥车回来?自己的,为啥不骑共享单车了呢?我没抢到。还要抢?老爸,你不知道,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好野哟。咋野的?他们把扫码破坏了,记住了密码,车放到那里,你也扫不成,只有他自己可以用。这样的人多吗?多哟。那你咋不这样呢?我咋一定要这样呢?我以为人人都自觉遵守规则,哪晓得——他没说下去。那你昨天中午骑回来的车放哪的,我放到我们院里的。你放院里也不对呀,我主要是想下午上学时,要是被人扫走了,我就得打车去了。你这也对嘛。我总比那些破坏扫码的人好,儿子还振振有词。比起那些随意破坏扫码的人,儿子确实要文明得多,但也不是说他做得好了。他的私心也是明显的,就是图自己方便。我无法表扬儿子的文明举止,却也无法去批评他。但,我还是跟儿子说,共享单车,就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你方便了也要方便大家,不能把这个当私有物。儿子吃着饭没有搭腔。我想他也该明白这个道理了,不用深说。过后几天,儿子一直骑着自己的单车上下学,我也没再过问这事。

我也想去体验一下共享单车,但在我的单位附近就看不到一辆共享单车。走在路上,你看到骑共享单车的人又不少,我就不明白这些单车到底是放在哪里的呢,他们骑行咋如此方便?没有共享单车骑,我还是搭公交,中午吃伙食团,晚上下班走路回家。

## 避雨

□陈维刚

我告诉他我是个中学生,喜欢边走边看书,每到周末,我都会抱一本书四处瞎溜达。我的家就在前面,走得快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今天运气不好,出门就遇暴雨。

“嗨,你可真用功!我们家那混球,这会儿还不知疯到哪儿去了呢。”那男子把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笑眯眯地补充道,“我儿子跟你大小差不多。”

我有些汗颜,暗叫一声惭愧,不露声色地把厚厚的《水浒传》塞进了衣怀里。

不知过了多久,风住了,雨也渐渐小了些,我起身告辞,男主人伸手一拦说道:“走啥咧,没见天上还黑沉沉的吗?大雨马上就要来了。”又扭头冲里屋喊道:“娃他妈,晚饭弄熟没有?”一个腰上扎着围裙的中年妇女闻声走了出来,身上散发着一股面粉的味道。女人一边在围裙上擦拭着双手,一边笑吟吟地对我说:“馒头就快蒸好了,吃了晚饭再走不迟。”看来女主人早就注意到我这个不速之客了。

我正扭捏着,大雨果然又哗哗地倾泻下来。我只得再次坐下,焦躁地看着雨滴在院坝里砸起一朵朵晶莹的水花。好在这下半场的暴雨来势汹汹,去却匆匆,没下多久就偃旗息鼓了。

我确定我该走了,于是我再次起身告辞。男主人见我归心似箭,抬头看了看天色,笑而不语,女主人用一根筷子串起两个热气腾腾的馒头,硬塞到了我的手上。

日近黄昏,天空却一片湛蓝,空气像滤过似的,格外清新。走在刚刚被暴雨洗涤过的乡间小路上,一阵阵稻米的清香迎面扑来。啃一口馒头,再回头望望,我把香甜和温馨装进心里……

我天性喜静,每当闲来无事,我依然会怀揣一本书,或徜徉溪间,或徘徊滩涂。累了,树荫下坐坐,渴了,掬一捧溪水。我也无数次经过那熟悉并且亲切的村落,走过那银满我足印的乡间小路。每一次走到我曾经避过雨的这家人门前,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往里瞄瞄。即便什么也看不到,我心里依然会感到如沐春风。

不知过了多少个寒来暑往,这家人门前的碎石路变成了光洁的水泥路。也不知是几回花开花落,我曾经栖身其下的竹林消失了,土围墙也被推倒了,平旷宽阔的院坝与外面的水泥路不着痕迹地连成了一片。不

久,低矮的麦秸土坯房也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青砖绿瓦敞亮地展示在路人面前。新房子的四周还栽上了银杏树,炎夏,翠绿掩映明窗;秋凉,银杏染黄院落。渐渐地,银杏树高过了房顶,青砖绿瓦便又隐没于令人沉醉的幽静之中。

那一次我外出营生,跨黄河,走戈壁,漫步在蓝天白云下,不免隐隐惆怅,对湿润家乡,思念日盛。经年归来,未及荡去尘埃,便又急切再走老路径。我惊讶地发现,这家人的小瓦房又给掀掉了,一栋玲珑别致的小洋楼在老屋基上拔地而起。要不是熟悉的路径和看惯了银杏树,我简直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

每一回看到这家人的变化,我都由衷地为他们高兴。我常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仅凭他们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发乎天性的寻常善举,就足以印证他们深入骨髓的朴实和厚道。该让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又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当我还是像往常一样路过这家人家的时候,曾经的尴尬际遇再一次光顾了我。电闪雷鸣间,尘埃钻进了我的眼脸,狂风掀起了我的衣衫。容不得半点犹豫,我不假思索地就往这家人走去。刚刚走到银杏树下,雨点已随风灌进脖颈。

“快进来避雨吧。”又是那声熟悉的召唤。我抬头一看,是男主人站在客厅门口向我招手,我乐了,大踏步跨进客厅。

“又来给你添麻烦了。”我对男主人拱手说道。时光不老,而面貌依旧,男主人瘦削的脸颊和柔和的鱼尾纹依然让人感到暖心。

“又来?你来过我们家吗?”男主人一脸茫然,一边递烟一边笑着问我,我摆手谢过,答道:“上次在你们家避雨,我还吃过你们家的馒头呢。”见男主人一头雾水,我又补充道:“你们家还是茅草房的时候,你忘了?”

“嗨,住茅草房的时候我还小呢。四十年前的事了,谁还记得那么清楚?”

我一拍脑门,暗笑自己糊涂。光阴荏苒,岁月蹉跎,连我都早已浮生过半,眼前这人自非往昔之人。再仔细瞅瞅,我差点笑出声来。这人不仅语气神态像极了男主人,就连身段举止也如同男主人翻版。当年男主人口中那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儿子,当属此人也!

我赶紧问道:“你父母双亲呢?”

“喏,墙上呢。两老已去世好几年了。”我心里一沉,忙往墙上看去,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镶嵌在两个黑色的宽边相框里。老太太抿嘴含笑,老爷子庄重慈祥,都似喜似嗔地注视着我。

我顿觉胸口堵塞,欲语无言,赶紧趋步上前,深深一揖……

## 州河来了共享单车

□张万林

一天早上,我刚下公交,一辆共享单车刹到我面前。耶?老向,你咋也骑这个?我有些不解。这个安逸呀。你不开自己的车?骑这个一举三得,既节约了我的油钱,还可以锻炼身体,还不得堵车。那你天天都骑回去?我是有了就骑一下,中午我是放到自己门口的,不是下午骑哪还有呢。老向是单位同事,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本来有自己的轿车,单位也是发了油补的。州河城只有这么大大个圈围,上下班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骑个单车是最方便的。现在城市堵车,堵车是常态,单车骑行绿色环保,是个好举措。可三千辆共享单车投放州河城,量还是小了。如果都像老向这样骑回家,我这个靠靠骑的人怕是难以共享到一次吧。

晚上听到州河城新闻,州河城的共享单车有一千辆遭到破坏。城管、交警和拜客公司工作人员每天都要上街去各小区和居民院内查找车辆。有些共享单车被开门市的人放在自己门市内,有些放在居民院内,有些车被人扔到垃圾箱边,有些车被人丢到了河里,五花八门的事都有,破坏非常严重。电视、报纸、公众号等媒体一齐上阵,呼吁大家要爱护共享单车,要州河城人文明使用共享单车。有几个公益志愿组织站出来了,发起了公益志愿活动,号召大家参与进来,共同维护共享单车,提升州河城人的文明素质。我觉得这个活动好。共享单车已检验了州河城人的文明素质,让州河城人脸面尽失。在说到这一点时,我身边就有人说,人家大城市也是这个样。我不以为然,人家文不文明,那是人家的事,与你州河人的文明有何干系?文明要从自身做起。现在州河在创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卫生城市,这样的举动能成吗?

公益组织站出来了,政府也不能坐等了。宣传部、交警支队、城管局这些单位都站出来了,他们走上街头,广泛宣传,纠正那些不良行为,对蓄意破坏者,给予处理。我回家跟儿子商量,你愿不愿意做一名共享单车志愿者?愿意的话,我去给你报个名,你就在学校去宣传如何?儿子说,公益组织已经进了学校,还在他们班上宣传过了。你们是如何考虑的?我们班正在组织志愿宣传队,准备

上街去发传单呢?你参加了吗?我关心地问道。参加了,我负责带三个同学去小东门社区做宣传。好,这是好事,老爸支持你。我总算松了口气。我们不是说自己有多高尚,做一个文明的城市人是每一个公民的自觉,我能主动参与,这说明我们平常的文明教育没有失策。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高兴劲还没过,就接到派出所电话,说我儿被打,要我去一下。我惊出一身汗,心急火燎地赶到派出所。儿子与他的三个同学都在那里,儿子头上有血,已做了包扎。三个同学,有两个是女生,不同程度地受了伤。还有两三个不明身份的小年轻也在那里。儿子的班主任和校长来了。所长说,儿子在那里做宣传时,看到这几个小年轻正在破坏扫码,他们上去制止,发生了抓扯。几个小年轻打了几个同学。我是既气愤又心疼。真想上去掴那几个小年轻一巴掌。所长看到我那气愤样,生怕我动粗,极力劝我。他们把动手的两个人正了铐子,也是很生气,骂这些人太无教养。正在通知家里人来。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她气得脸通红。我这些学生有个们样,你几个别想脱干系。校长把我跟所长拉到一边说,你有个好儿子,我们感到高兴,请你放心,我们学校不会坐视不管。所长,你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这帮混蛋。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太坏了,好人得不到伸张,这些坏蛋就这样张扬,咋得了?我还是止不了自己的义愤,走到几个小年轻身边,你们能是不是?你们没人教老子来教你。所长连忙过来拉开了我。小年轻低着头不敢言语。

我赶紧去察看儿子的伤情。所长说,他们已带他到医院看了,只是皮外伤,没大事。我小心地摸着儿子的伤处,疼吗?儿子摇摇头,眼里满是委屈的泪水。派出所里挤满了人,声音也嘈杂,我坐等了一会儿,几个小年轻的家长陆续赶来了。所长对案情作了说明,宣布要对动手打人的两人拘留五天,几个家长要对受伤学生负责赔偿和道歉。

那些家长的道歉,我没心思听下去了。站到门口我抽了一支烟。讲个文明就这么难吗?做这个文明人就这么难吗?推进文明就一定要付出代价吗?我很郁闷。领着儿子回家,我不知如何安慰他。走了一段路,我回头问儿子,你后悔吗?儿子摇摇头,没有开腔。我也没再说话,一路默默地跟儿子回了家。

端午的晨露还挂在粽叶尖上,我们已列队在王家墩机场的跑道边,等待登机。那是壬戌年的端午节,我作为空军军勤干部教导队学员,将从这里乘飞机飞临武汉东湖,完成一场特殊的水上跳伞训练。

飞机爬升时,江城在机翼下铺开它水做的经纬。长江如帛,东湖如砚。开阔秀丽的东湖,宛如一幅尽显江山多娇的画卷,穿过烟波浩渺的郭郑湖,与错落有致的磨山、南望山、鼓架山山水映衬,景景相连,而那郭湖上浮着的磨山,又恰似一枚未及钤印的闲章。

当飞行高度降至八百米时,学员中突然有人惊呼:“看,下面在赛龙舟!”——原来烟波尽头,十几条细长的龙舟正辟开水面,鼓声似乎也隐约传来。

跳伞铃声嘀嘀响起的刹那,我突然想起童年端午,妈妈总说那赛龙舟是去打捞屈大夫的。而今我们这群从“雄鹰”腹中跃出的伞兵,倒像是另一种打捞。

我们一个个快速地跃出舱门,扑向东湖。瞬间,盛开的伞花犹如一朵朵祥云飘落而下。当伞花降落到湖面的瞬间,世界突然寂静。伞绳缠住的光线里,行吟阁的飞檐挑着一角战国时的天空。后来才知道,那年初午恰逢屈原投江第2300个祭日。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民俗节,一个用艾草和雄黄酒标记的节日,因一个诗人的纵身一跃,成了文明的刻痕,成为永恒的纪念。

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他曾是楚王室最锋利的剑:二十岁时便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任左徒,主张变法强国;三闾大夫任上,联齐抗秦的策论却刺痛了贵族的神经,谗言比秦军的箭矢更早射中他,致使他主持的变法之路受挫,光明磊落的他不知防小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因而在官场上处处受到了排挤和打压。楚怀王一听信谗言,疏远屈原,甚至把他给放逐了。偌大的楚国宫殿容不下屈原那清瘦的身躯,飘逸的衣袖也容不下他热气腾腾的理想。在放逐江南的路上,他把政志写成《离骚》,把忧思撕成《天问》。

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纵身一跃投入汨罗江,终于将肉身铸成最后的谏谏。很多年后,司马迁曾到过汨罗江追悼屈原,写《史记》时,不遗余力地将屈原放在“列传”中。由此,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上留下了一个热血沸腾的背影和几卷酣畅淋漓的长诗。

□钱声广

## 一个伞兵的端午记忆

## 碧空长吟

传说屈原投江后,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躯体,有位渔夫拿出饭团丢进江里,说是让鱼儿龙虾蟹吃饭了,就不会去吃屈原大夫的身体了。其妻郑夫人“每日投食于水以祭之”,后来百姓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遂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用彩丝系之,发展成粽子。此后,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被屈原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人们用包粽子,采艾叶,龙舟竞渡来纪念他,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

冲锋舟溅起的浪花打湿我身上的伞训服时,龙舟已划过赛道的终点。我们遥遥可见湖中有一楼宇,三层飞檐,翠瓦覆顶,雄健俏丽,颇富民族风格。后来才知道那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行吟阁,是为纪念屈原而修建的,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秀丽的自然风光蜚声中外,堪称东湖“楚文化”的点睛之作。多年后我重访东湖,在行吟阁前长久驻足。

行吟阁的阁名取自于《楚辞·渔父》中的“行吟泽畔”。阁前矗立着屈原的全身塑像,高冠长佩陆离之剑,细细瞅瞅,好像他的剑穗仍在风中颤动,像未落定的判笔;他端庄凝重,那昂首视天,举步欲行之姿,似在向天地、向山川、向星月发出叩问,掷地有声,忧思绵长,宛如一湾悠悠东湖水。我忽发奇想,当年我们从云端跳入湖中的轨迹,与他沉江的弧线,原是同一种抗争的镜像——他沉入江水,是为了唤醒沉睡的国魂;我们跃入水中,是为了练就守护祖国山河的本领……

阁前有孩子正在背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童音清亮。少年时的我也曾认真背诵过《离骚》,373句诗,实难背熟,唯有这句诗烂熟于心。当年老师对我们说,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精神力量。后来跳伞时教官说过“离地八百米,才能看见大地真实轮廓。”而屈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唯有高于生活,才能忠于生活。离开行吟阁时,我从卖粽子的老太太那里买了一串粽子,大约有五个。老太太说:“尝尝今年的新米。”

轻轻剥开芦叶包裹的粽子,里面还裹着一颗红枣,像一滴凝结了千年的血。抬头见晚霞满天,总恍若看见当年伞花与龙舟交错的画面,还有一首从未沉没的长诗。或许,屈原的“求索”从未止息——它藏在司马迁的竹简里,藏在文天祥的丹心中,也藏在我们每次跃出机舱的勇气里。

## 午后阳光

□颜旭兰

千万条溪流汇合一起,重重突围,开拓出一条像模像样的路。某处垭口的地方,水流忽然学会了诵经般的迂回,在大石头处兜兜转转,好像转经筒一般,旋转至永生。我们发现这块地方特别适合露营,有着天然屏障挡风,开阔又平坦。可是人的吃喝拉撒总是让神仙也觉得困扰,只能暂时歇息,不可久留。

正午的阳光直直地倾泻至河里,冰凉的河水,包裹上一层薄薄的暖衣,孩童们欢天喜地地跳进水中,待不了多久,又蹦蹦跳跳上岸来,个个惊呼,“水太冰啦”。这样的时刻,怎能少得了我的参与,踩过乱石,下河去,掬起一捧水来看倒映在里面的雪山,像吮吸母乳的幼儿望着母亲。

没有看到成群的牦牛在暮色苍茫中,去河边饮水的画面,有点可惜,它们是不怕寒冷的。慵懒地甩着尾巴,饮用着大山里富含矿物质水源,形成壮实身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水源和地理环境,牦牛成了高原的又一宝贝。

去年的深秋,理小路成了网红,很多人慕名赶来拍五彩的枫林,拍出了很多大片。今年的秋天,我也要凑个热闹,理小路之行一定要列入计划中,天然的美景不容错过,那是大地与天之间深藏的秘密之地,绵延的大山会告诉你,大气磅礴和蜿蜒佳秀融入的妙处在哪里,是蜕变、转化和升腾的另一种意境。

回去的路选择了从达维镇翻巴朗山,在这里,又见到大自然不一样的奇景,雾。正在感叹,今天天气特好,能看到隐没的山巅,巍巍山巅呈现墨绿的景色,显出青壮年的稳当。可是走过7954米的巴朗山隧道的出口,我们就惊讶了,白茫茫的雾遮住了山体,连悬崖也被填没,像走在天宫,绒绒的白雾绕着,神仙眷侣般荡漾,雪白不是走不动路的不快,而是欣喜。山间的情,我们常常是仰望着,何尝想过行走其间,缓缓下山到半山腰,山峰又开始露出原形,树木又开始慢慢清晰,反倒有着满满的遗憾。可是这是两车道的山路,你必须得走,不走,后面有车赶着你走。好想在山里住上几晚,好好感受大山的力量和柔情。